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consisting of several loops and strokes.



徐鉉別傳



徐鉉字鼎臣世居攝山之陽園池甚盛宅有來賢亭  
宋裴迪詩云常侍江東第一流子孫今不泯先猷結  
亭意在來賢者誰慕清風為駐留鉉十歲能屬文與  
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起家為翰林學士歷吏  
部尚書嘗直澄心堂南唐後主建為藏書會文之所  
舊有澄心堂紙精潔如玉常侍每入直至飛虹橋馬  
輒不進雖策之流血掣韁却立鉉遺書于餘杭沙門  
贊寧答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  
糟隨毀者鉉斲之得巨獸骨上脰可長五尺膝而下



長三尺積薪焚之三日不動以腐糟漚之遂毀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事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卒年七十六李穆常侍江南見鉉及其弟錯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錯仕江南為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若干卷稽神錄等書行世云

稽神錄卷之一



南唐徐鉉撰



朱拯

偽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州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頃之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數

常建

江南戎帥常建自統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



衣人導從數十來詣常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  
馬棟宇頽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常許  
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因  
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云

### 鄭就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常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已曰  
可與屋東握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  
就如其言果獲之逾年遂富後洩其事旋失劍

### 董昌

董昌未遇前有山陰縣老人為上言昌曰今大王善

政及人願萬帝為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謠言  
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  
欲識聖人名日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言曰天命  
早已歸我我為天子矣乃贈老人百縑仍免其征賦  
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場醮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  
函中有碧紙朱書其文人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合興  
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樹生  
祠雕刻形像塑繪宮嬪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  
所為也妖偽之際尤興百藝幻惑所致昌每言我聞  
鬼子上金床識我也我卯生來歲屬卯二月二日亦



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于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充冕儀衛登于城門樓赦境內改偽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言云云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曰卿道得這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無柰何也蓋緣土人所製平天冠稍重故有是言也時人聞者皆大笑之

###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

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為率錢葬之後博至建州刺史

### 彭城佛寺電異

國初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於佛寺雨電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下一大電于街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風赫赫經日電乃消盡

### 歐陽氏父訟女文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天寧寺之前其妻小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



見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  
悉見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  
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去曰吾  
將訟爾矣左右以為公訟爾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  
雨從南方未有雷霆入歐陽氏之居倅其妻至中庭  
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鄰里皆震蕩不自持後數日  
歐陽氏之人至后土地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

### 廬山賣油者

廬山下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為暴雷震死其母自  
以無罪日號泣于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夕夢

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且廟  
中齋醮恒用此油腥氣蒸靈仙不降其震死宜矣母  
知其事泣遂止

### 李誠

江南軍使蘇建碓有別業在毗陵恒使兼人李誠來  
往檢事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回至句容縣西時盛  
暑赫日持傘自覆忽值大風飛沙拔木捲其傘蓋而  
去惟持傘柄行數十步雷雨大至方憂濡濕忽有飄  
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旁數家之中捲  
去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震其居蕩然無復遺



者有老幼十餘皆聚林中一無所傷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來買所覆席即與之又里餘復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異之曰此物無用者何為爾乃買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終不言其故隨數百步與之乃去

### 茅山牛

庚寅歲有茅山傳印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惟一鄰兒在傍以為竊去因相喧競鄰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之即投水中鄰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數四欲投之俄而雷雨

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嘔出兒乃見免

### 番禺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女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雷雨晦冥及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雷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腆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為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面他日不再歸矣姥問雷即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遽失女不復可見矣



江西村嫗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嫗為電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中有神呼曰誤矣即墜一瓶瓶有藥如膏以此藥傳之即瘥嫗如其言隨傳而愈家人共議此神藥也將取而藏之數人共舉其瓶略不能動頃之乃復有雷雨攝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被震死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可取蚯蚓爛搗覆臍中當瘥亦如神言傳之遂瘥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

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淨衣服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犬又齊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靂取龍子汝知之乎范固不聞也

南康縣令

辛酉三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侃置酒於縣南蓮華館水軒忽有暴雨吹沙從南來用手掩目聞盤中器物簌簌有聲若有物過良久開目見食器微仄其銀酒盃與盃之舟皆狹長時東西影壁傍大桐樹



亦拔出投墻外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遙聞館中迅雷而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

###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于溪側瑩澈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誼乃相與推至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

### 甕形石

潘祚為鄱陽令縣治後連帶石城其中隙荒數十畝祚嘗與家人望月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處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甕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令擊碎之乃一石如甕之形若冰凍之凝結者復碎而棄之於中訖無所得

### 金蠶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為浙西廉使裴璩採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圓石如毬形試加礮斫乃重疊如殼相包斫之至盡其大如拳破而視之中有一蠶如蟻螭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蜀下與鄉人夜會語及青蚨還錢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貴莫如得石中金



蠶畜之則寶貨自至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蟻螿是也  
系之濠州井

戊子歲江淮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積久至  
是酒家召井工陶老浚之有工人父子應募為役其  
子先入井倚錘而卒其父遽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  
復入引繩出屍竟不復鑿

###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  
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  
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而井

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  
人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  
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息井中惟雞骨  
一具人骨二具此事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月也

### 軍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毀以為軍營有大井堙塞  
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屍亦不獲有一人  
請復入曰以繩縋我我引繩急即出之既入久之忽  
引繩勢甚急即出之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  
井但見城郭井邑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機謀鞅



掌府署甚盛懼而遽出竟不獲二屍建州留後朱弁嘗奉使填此井

金華令

王祝從子某為金華令築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注東南隅如灌漏卮頃刻而盡其地成井深不可測以絲絙縋石而測之數十丈乃及底得一新魚頭而上與人間嘗食者無少異也

徐善

江南偽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楊吳之寇豫章善之妹為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求得善請以禮

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為婚固不許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為虜之而去善即詣楊都求見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庭甚嚴僭擬王者布衣游士旬月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其厚遇之且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購贖歸于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為從事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  
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  
岍側徧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  
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鄰舟之人皆  
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  
皆沒惟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  
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受知於湖南為  
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  
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  
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檢校僕射  
竟卒於任

### 郭仁表

偽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痾  
忽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  
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  
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  
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為將疏方即跪奉之道  
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歛  
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  
欲何為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



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

王璵

偽吳鄂帥王璵少為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石如雨下璵伏劔倚柵木而督戰俄有石入正中其柵木及璵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璵無傷因歎曰流星止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謝諤

進士謝諤家於南康舍前有溪常遊戲之所也諤為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即吞此則

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進士裴說為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金璫衣五襲皆編珍貝為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棗肉為丸米飲下三十丸又云此藥味大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



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為終焉之計嘗夢  
束草加首口啣一刀兩手各持一刃入水而行意甚  
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于法雲寺  
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  
輩率眾南走瓊因強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為桂管  
觀察使用令為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毛貞輔

偽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  
猶熱以問侍御揚廷式揚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  
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厥後果如其言

陸洎

江南陸洎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為淮南副使性和  
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  
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  
諸君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  
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  
序復由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中久之吏引立階下  
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一紫衣秉笏取  
書宣云洎三世為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  
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



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駭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客候之謂曰明日君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惟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灣承嗣後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

###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示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言為句

惟記其末句云紫髯之伴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為必得丹砂之效後從事建業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婢名丹砂

### 王瞻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陰君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隘狹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史許諾以五日為期曰至期平旦當來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為別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



刑陶

江南大理司直刑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為涇州刺史既而為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告不到刑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陶為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稽神錄卷之一

稽神錄卷之二

南唐徐鉉撰

紫石

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氏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  
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且捕而獲之剝其腹得  
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孫奢縱  
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為石何神耶因擊碎之家自是  
日貧矣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



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  
收鷹上鞫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兔走又搏之亦  
不獲如是者三即命人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  
兔之鬼也

張謹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  
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饑色取以  
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  
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  
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

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  
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晏輒靚粧盛服云召胡  
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即為書符施簷戶間  
是日晚間簷上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  
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為奴矣遂寂  
然謹復書數符病即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  
謹嘗獨行既有重齋須得僦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請  
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  
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僮黠利尤可憑  
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



及闕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為奴如後汝父因絕走謹  
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既而德兒亦不見所  
齎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  
皆見形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  
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  
絕不供給遂為耕夫邀於同作晝耕夜息疲苦備至  
因憇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為奴  
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  
豈無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  
符也即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  
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

###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潛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為  
異因負之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告之曰  
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蛇何在曰在爾前  
何故不見即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  
見人以為恠乃棄之愚謂此蛇生不自隱其形死乃  
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

### 賈潭

偽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為嶺南節度獲一橘



其大如升將表上之監軍中使以為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鍼微刺其蒂下乃蠕蠕而動因命破之其中有小赤蛇長數寸

### 姚景

偽吳壽使節度使姚景為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廐中金嘗卒行至內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 王稔

偽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為統軍坐廳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其年稔陞平章事

###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生積十年餘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宿黃倍山下夢老父云為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觀步間賣薪將盡有蛇蒼白色盤于船舷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即攜之至市訪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展撥應手嚙其乳毛失替頭仆遂卒食久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



獸食虎

建安山中人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搨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甚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耳

二青牛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見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紅戲於水際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傍久之翁迴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

王氏老姥

廣陵有王氏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于西溪浩氏為牛子當贖之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其西溪者廣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歸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蹶而墜頃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



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殺即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圉人竊具芻秣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不殺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餘馬亦悲鳴而暴死

### 吳宗嗣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府吏某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我前世負爾錢今還矣爾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吏白衣而入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何為復來吏不答徑入廐中俄而厩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云死已翌日矣駒長賣之正得所負錢數

###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厩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羣馬驚嘶漢威以為妖拔劍斬之數月除廬州刺史

### 唐道襲

王建稱尊於洛其嬖臣唐道襲為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畜猫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



長俄而前足及簷忽雷電大至化為龍而去

### 賣醋人

建康有賣醋人某者蓄一猫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猫死某不忍棄猶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中既入水猫乃活某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烏鋪吏獲之縋而歸之鋪中鏢其戶出白官司將以其猫為證既還則已斷索嚙壁而去竟不復見

###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于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旁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遂卒

### 盧嵩

太廟齋即盧嵩所居奎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四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他怪

### 柴丹用

龍武統軍柴丹用嘗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丹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丹用怒呼左右左



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床几盡壓糜碎再用後為廬鄂宣三鎮節度使卒

### 蘇長史

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衣道士冠裳來詣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及禍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其處獲白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

### 盧樞

侍御史盧樞言其親為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出寢室望月於中庭徐出戶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語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壽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樂然白老將至柰何因歎叱洵史坐中皆哭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向堂西階地中獲白鼠七八枚皆殺之

### 豫章中官

天福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街中若數十人語替向市而去就則無人如是累夜人家惴恐夜不能寐頃之詔盡誅閹官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



向市聚語喧噪如先所聞

###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望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人皆不見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宮室人物甚殷遂至其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類中客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窺之俄而王疾左右扶還宮召巫者示之巫云有陽地人至此陽

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為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坐於別室巫及其羣臣來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皂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得儉為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揚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為師厚言之魏人范宣政親聞其事至為余言之

### 周元樞

周元樞者睢陽人為平盧掌書記右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



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死卿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即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新移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此宅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常居之元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凌我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相酬數百言詞色愈厲客將去

### 朱延壽

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夫人傳語司空周書記亦石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困耶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候忽不見元樞竟無恙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 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必貫心殺而并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始見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胃而卒張胤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者替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斃

###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聰慧令嘗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即共擒而毆之令驚怒大呼而遠方人竟絕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

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門後二子復迎于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門後月餘令復飲酒于所親家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父暮歸復為所毆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見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從者擊之因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吾舒有山鬼善為此厲蓋黎丘之徒也

###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一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惟飲酒而不設食酒亦不及樂人向曙而散樂人困甚因



卧門外床上既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  
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其何時人也

### 黃廷讓

建康吏黃廷讓嘗飲酒於親家迨夜而散不甚醉而  
恍然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制可行十數里至一大  
宅寂然無人堂前有小房房中有床廷讓困甚因寢  
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踰重城復整矣因恍惚  
得疾歲餘乃愈

### 張瑗

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婦人袒  
衣猖狂而走瑗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迴顧化為旋  
風撲瑗瑗馬倒傷面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提一足  
跛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亦無  
他恠異

###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  
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  
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  
耶吾比訴於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  
遂不改必能殺汝矣夫妻皆恐懼再拜即為具酒食



徧召親黨鄰里問訊叙語如常他人但聞其聲惟夫妻見之及夜為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言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殷勤辭訣而去將及栢林中遂入人皆見之衣狀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

###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偽吳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曰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藏庫官陳德遇者家近在東西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矣遂去是日德遇晨起如廁乃自云有疾還卧良久遂卒二人並居冶城之西

### 廣陵吏人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一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八謂已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白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其人即探懷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



若先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

### 田達誠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于財頗以周給為先務治第  
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為  
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為暴水  
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  
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  
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  
惟有廳事耳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止廳  
中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中人慎火萬一不意

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達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  
為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嗜好之可倡  
和耳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  
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達誠暫迴顧則酒已盡字  
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迹勁健作柳體  
或問其姓字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  
言也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亦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  
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衆亦不諭也一  
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  
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



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  
息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  
即召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  
婢云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  
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  
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  
乃還曰主人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  
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  
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稽神錄卷之二

稽神錄卷之三

南唐徐鉉撰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恒往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泂口場無木  
可市泊舟久之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岼側狀  
若訪友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為設酒食賓見  
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  
今肯能辱顧乎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  
來迎奄至大宅其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  
從容久之彥成因言住此久無木可市少年云吾有



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價廉市場既畢往辭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君到吳當獲善價彥成迴始至秦淮會吳帥殂納杉板為棺求材之尤良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大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更與交易於市三往頗獲其利間一歲復詣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訪其里中竟無能知之者

周潔

霍丘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游淮上時民大疫逆旅始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遠見村落煙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愧無以延客止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側立于前少頃其妹復出扶姊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開闔而聽悄無人聲潔方竦然而懼向曉將去使呼二女告之了無應聲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屍滿屋皆將枯朽惟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潔後皆為瘞之云

楊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實甚急或問所用



云吾長官明日上事又問長官為誰云揚副使也又問官署何在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揚副使被召之揚都明日船至金山無故而沒

### 僧珉楚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嘗與山中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珉楚為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解合配為揚州掠剽鬼復問何謂掠剽曰凡市人賈取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即為餘剽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

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買花章曰此婦人花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用也章即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色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市北門自念我與鬼同游復持鬼物不可即擲花溪水中楚既歸同院人覺其面色甚異以為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具言其故因相與復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陳守規

軍將陳守規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始至即見鬼物盡奇形恠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仗與之鬪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事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嘗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輿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為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我與君為兄弟素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墨宛然鬼又曰君圖我居處我亦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地矣由是遂絕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栢木造牀几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无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既遠風又益急逃避無所夜即相與登岬深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岬上則星月了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艘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栢牀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岬



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值買人所載既失復歸  
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日即  
泊瓜步之明日也

### 浦城人

浦城人少年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  
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慟  
曰汝真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  
毋膝言語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責其妻  
曰我死有金爾何不供老母乃自藏耶即欲殺之其  
母曰汝已死矣儻殺之人必謂我所殺也於是哭辭  
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還父家迨曉及門數十步  
忽然不見

###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至貧  
復喪其子未有以歛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  
撫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劉出視之見面白如雪作兩  
鬢髻者徑入其家負屍而去莫知所之

### 清涼都將

清涼人楊某為本郡防遏營副將有空地在西郭侵  
晨趨府未歸家人方食忽有一戴負紙錢自門而入



徑至西郭房中家人云此鵝自神祠中來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見一雙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驚走某歸聞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西隅變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訖當復來擊殺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諾揚有女二長女入厨切肉具食肉落砧輒失去女執刀白父曰砧下露一大黑毛手曰請石女走氣殆絕因而成疾次女于大甕中取鹽有一猴自甕突出上女之背女走至堂前復失之亦成疾乃召巫立壇治之鬼亦立壇作法愈盛餘巫皆不能制亦懼而去頃之二女及妻皆卒後有善持法者名曰明教請為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因而遂絕某其年亦卒

### 王誦妻

王誦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祠我當有益於主人誦許之乃呼林為阿姐為人言禍福多中半歲餘乃見形自腰已下不見若人未嘗來者亦不見人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祠明慧聰者亡倦林洪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前生



為人女年未及笄而夭問於地府乃前生隱沒阿且錢一千萬故主者令我為神以償此錢訖即生為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為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詞宛轉殷勤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復見

### 林昌業

林昌業漳浦人也博覽典籍精究術數性高雅人不可干嘗為泉州軍事衙推年七十餘退居本郡龍溪縣羊額山之陽鄉里崇敬之有良田數頃嘗欲舂穀為米載詣州貨之工力未集忽有一男子年可三十

髭鬚甚長來詣林林問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對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至飽而去翌日忽聞倉下有磬穀聲視之乃昨日男子取穀磬之林問無故辛苦而鬼亦笑不言復置豐饌飯蔬而已凡月餘磬穀不輟鬼復自斗量得米五十餘石拜辭而去卒無一言不復再來矣

### 潘襲

潘襲為建安令遣一手力齋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惟一婦人應門云主人不在又將移居無暇延客



也手力以道遠多虎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箱篋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齋牒復返求之宿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之公牒也

### 胡澄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列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葬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首飾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時官給槨具雖免暴骨然至今為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爾言訖不見澄遂出俗為僧焉

### 王攀

高郵縣醫士王攀鄉里推其長者恒往來廣陵城東每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乃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誤出參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曉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歎曰吾明日洵至縣今在 處也久之乃聞其內躡履替有



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于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吾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隨之而行每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曙至城東常宿某店告辭而去攀解其襦以贈之豎不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又見其襦放在腰下即復詣宿處尋之但一古塚並無人家

### 鄭守澄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家納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開門視之了無所見方怪之數月廣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死既而守澄亦病卒有弔客數人轉相染著皆卒甲寅歲春也

### 劉隲

洪州高安人劉隲少遇亂有姊曰冀掃為軍將孫金所虜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金為常州團練副使冀掃從其女君會葬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為人所虜至岳州與劉翁媪為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任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爾因通信至其家隲時為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



即請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灑掃室內曰吾兄弟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為誰曰高安劉家使來乃曰非兄名隲多髯者乎昨日晚當至何為遲也即自出營門迎之視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小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燕叙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兄來證我為人向來恒為諸兄輩呼我為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健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為同作者食必待冷而後食隲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為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隲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復適軍士羅氏江州陳

承昭為高安制置使召隲問其事令發墓視之墓在宋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測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隲往省之乃曰頃為鄉人百十餘輩持刀仗劍幾中我面故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至今舉身猶痛隲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踈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

在時年六十二歲矣

舒州軍吏



王琪為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津橋之西前生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為人償君此債爾因為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為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我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為其言無驗未及之任琪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為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為皖口鎮竟如其言比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痴人歲餘今愈矣

### 田頴

宣州節度田頴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出五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在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頴資以起事於明年

### 鍾傳

南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畫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方甚惡之求典外戎以空其第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取傳此第以居



之遂卒於此亦星之異也

掇金

袁州刺史掇金罷郡還都有人以紫襪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襪衫也遽追其人則亡矣其年金卒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江見水濱人物誼聚乃漁人得大龜龜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于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某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歛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

星子江中放龜耶曰然曰我即龜也頃常有罪帝命謫為水族見困于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為九江長子將有以奉報君之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烏山神將朝廬山行必以疾風而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衆宋氏之子竟免

史氏女

溧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



鱗角爪距可畏未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吞於盆中數日益長乃置投金瀨中頃之有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至其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爾

### 漁人

有漁人李黑獺恒張網于江忽獲一嬰兒長可三尺為網亂紕所縈浹旬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肩髮如畫而無眼口中猶有酒氣衆懼其恠復放于江而逝

### 漁人見鼃殞死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朗風恬見一大鼃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綵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獻酬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櫓聲振于水中綵舟乃沒前之鼃亦下未及水死于岬側意者鬼神使此鼃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殞之

### 閻居敬

新安人閻居敬所居為山水所侵恐復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



於君何害而拘逼我如是不快甚矣君欲寤不測其  
故爾夕三夢君欲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床乃  
床脚斜壓一龜于戶限外放之而去

###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為業嘗烹鯉魚十枚令兒守之  
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往視  
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期年所蓄犬恒窺戶限  
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撤  
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

### 李宗

李宗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踞地而坐  
不可推動不食不語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  
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江中其尼乃去

### 漁人妻

瓜村有漁人妻得癆瘵疾轉相染着死者數人或云  
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  
釘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  
岍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鰻鱖魚  
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為漁人之妻至今尚無恙

###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呪之術為人治疾多效  
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  
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結壇於  
堂中戒人無得於堂後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髻為  
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  
所懸之心遂為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  
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忽持心  
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  
寤但連呼迺舖迺舖迺舖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十里  
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  
置一迺舖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舖輒連呼以  
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子蘇遂愈如故



稽神錄卷之三



稽神錄卷之四

南唐徐鉉撰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兼力曰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為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張命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于前獨顧俊相與言曰此人好心宜為療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都瘳操篙理纜尤覺輕捷白沙去城八十里一



日復還不以為憊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覩

### 張易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少居淄川病熱困憊且甚恍惚見大神約可長數尺立于枕前持藥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嚥之一丸落席有替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驚問何為具述所見病因即愈爾日出入里巷了無所苦

### 廣陵木工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

問其疾與數丸藥曰餌此即愈平明復來于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甚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病無為木匠也遂再拜受之因問其所居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吾也遂去木工得方用以治疾無一不愈者後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父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瘥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廣



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延陵村人妻

延陵靈寶觀道士謝及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及損為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推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生頃之能言云為舅姑所召去云我在此無人使之執爨其居處甚閑潔但苦無水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釀饋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為因逐之使迴走出門遂甦今尚無恙

趙某妻

丁亥歲浙西有典客吏趙某妻死未及旬將葬忽大叫而活云為一吏所錯至鶴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諮事及領囚禁者甚衆吏持已至庭下堂上一綠衣一白衣偶坐綠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綠不從相質食頃綠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已疾趨出路經一橋數十人方修橋其板有釘吏持之走過釘傷足因痛哭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鄰婦遂卒不復甦矣

建業婦人

近歲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



繭粟甚衆行即有替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嘗與姊  
如葦分養繭蚕已獨頻年損耗竊以其如囊繭焚之  
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嘗露  
之乃可如負囊矣

###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見馬屎即取食自云常為  
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  
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馬齒酸楚不能食竟致死  
已後因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  
同了無穢氣

### 施汴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  
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  
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  
無缺道士邵修默親見之

### 朱慶源

婺源尉朱慶源罷任方還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地  
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  
已乃築堤堰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慶  
源授豐南令後三歲入為大理評事



僧十朋

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見窓外有光視之見團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嘔軋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于僧堂西北隅地中遶堂數周復沒于此以其不為禍福故無掘視之者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後井邑蕪沒堂西屋梁上有小窓外隙荒數十畝日暮窓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頃之全蔽其窓其人引弓射之應弦而落時已夕不能仰視明旦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木板帶一矢即昨所射也

朱從本

李遇為宣州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其家廐中畜猴圍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棄去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頔將敗出于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月禍及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觀陽都舍于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火爐冉冉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物亦無他怪

###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大峰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間大風雨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 王慎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南慎辭嘗與親友宴遊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嘆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慎辭獨騎徘徊于此逼而視之遂不見是夜夜恒至月餘慎辭卒竟葬其地

###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網中獲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



而祝之曰爾能為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于常歲矣

### 彭顯

宣州監鐵院官彭顯常病數月恍惚不樂每出外廳輒見俳優樂工數十人長皆數寸合奏百戲並作朱紫炫目顯視之或時欣笑或時憤懣然無如之何他人不見也顯後病愈亦不復見後十餘年乃卒

### 呂師造

呂師造為池州刺史頗聚歛常嫁女于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未去奔走忽躍入舟直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物皆為煨燼一老婢髮亦盡餘人與船了無所損火滅道士亦不復見

### 崔彥章

饒州刺史崔彥章送客于城東方讌忽有一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巡席而行若有求覓至彥章因即絕倒輿歸州而卒

###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物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立行三周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哀于此堂

### 黃極

甲午歲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男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羊節度使徐知詢卒

### 熊勛

軍吏熊勛家于建康長樂坡之東嘗日晚見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開屋捕之得一乃被繒絳色一雞卵殼也剉而焚之臭聞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

### 王建封

江西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于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窻下見一老嫗携少女過其前衣服纏縷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以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化為凝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誅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坐忽有雙髻青衣女子姿質甚麗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扃鑰後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為書符施其髻中夜佯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為置髻中升牀而寢無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至暮登舟遂長往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盡開船窓而寢中夜忽復見寐于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紈然有聲因爾遂絕

黃仁濬

舒州司士參軍黃仁濬自言壬子歲罷隴州沂陽主簿至鳳翔有文殊寺寺中有土偶數十軀忽自然搖動如醉人狀食頃不止傍觀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得其應驗

孫德遵

舒州都虞候孫德遵其家寢室中鐵燈檠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婢偶至燈檠所忽爾仆地遂卒

朱隸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口伐木  
為柵破一大木木中朱隸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  
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之  
貢珍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  
字為羊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文乎吾以為丙申之年  
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  
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後至  
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嘗乘小舟釣于鄱陽江中不知  
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  
深遠者無不周知之鄱陽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  
呂師造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後則晴或  
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土則龍不安而出  
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為  
患矣既深數丈果得大木長數丈交加構疊之累積  
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縈  
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為患呂氏諸  
子將網魚于鄱陽江召問柳翁翁指南一處今日  
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



獲舟中以瓦盆貯之中有一鱖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

### 李禪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廣陵宣平里大第一日晝寢庭前忽有白蝙蝠遠庭而飛家僮輩競以帚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出院門撲之亦不中又飛出門至外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輜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翔之所也

### 蚓瘡

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畫地既畢每為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苦舉身皆痒曰洵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卒

### 蜂餘

廬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之甚久之告飢翁曰吾家貧所食惟野菜耳即以設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惟聞訇



江之桴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瘋因而遂愈蓋食蜂之餘爾

### 熊迺

信州有板山川谷深遠采板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迺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甲士清道自東來傳呼甚厲迺弟恐懼伏于草間俄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為所戮至軍中有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而去迺弟度其尚遠乃敢起行迨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西去溪灘險絕往無所詣

安得有此人即共尋之可十餘里隔溪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遙呼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蟻取而碎之皆有血云貯在庭中以火燒之少時蕩盡衆口所哭迺弟亦尋患足腫瓮于瓮其酸不可忍旬月而終

### 劉威

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廬侯申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材板及他腐未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月餘除張宗為廬州刺史火災乃止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  
高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  
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  
何而馬氏遂亡

李漢雄

李漢雄者嘗為欽州刺史罷郡居池州善風角推步  
之術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歲遊浙西始入府而  
歎曰府中氣候甚惡當有兵亂期不遠矣吾必速回  
既見府公厚待之留旬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  
顧而歎曰禍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辭坐客  
位中良久曰禍即至速出猶或可遂出至府門遇軍  
將周作亂遂遇害于門下



稽神錄卷之四

稽神錄卷之五

南唐徐鉉撰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木常於所行山路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內有金漆栲栳六張爰薦芒簟皆新金銀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簟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恐崩石塞之以物為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覩

金精山木鶴

虔州虔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仙張麗英



飛升之所遺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  
乘之鐵鍊懸于巖下非傍道所至不知其所從其二  
鶴恒隨四時而轉初不差忒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  
陳師粲者能卷簾為井躍而出入嘗與鄉里女子遇  
于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姻即成矣師  
粲一發而中臂即無力歸而病卧如醉如夢見二女  
道士繞牀而行舞過輒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  
竟致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  
故辛酉歲其二女猶在師粲之子孫至今猶為軍伍  
廣陵人賣餅王老

廣陵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  
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于北户下王老怒  
持刀逐之少年躍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  
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  
以還王老之居鄉伍方案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  
抵罪典

### 挑林禾稼

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挑林光  
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  
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挿在土下



其年審知克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其子延義立挑林地中復有鼓磬時禾已收穫捺梗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挿土下其年延義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 王延政

王延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一無所得其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砂無他物乃負之歸以飾墻

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近觀之不能測或為整其冠髻即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後尋之則不能得見

### 法曹吏

廬州有法曹吏嘗判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爾日



其妻女在家方紉縫于西窓下忽有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厨下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何故屈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恠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如故頃吏歸妻女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上州竊取成案易之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計禳謝月餘竟死

### 劉存

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為團練判官甚為信任後為左右所譖文致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于獄既而存遷鄂

州節度使霍之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俄而存帥帥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夜有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與使君借馬守陣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寧無禍乎因畫馬數疋焚之以祭數日存敗績死之

### 袁州錄事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名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及罷歸至新喻邑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



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  
我今得請于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即不往亦可言  
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  
暴卒

### 劉璠

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  
之訐其謀叛詔殺于海陵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與  
我白諸妻兒多置紙筆於棺中予將訟之後數年仁  
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  
知當死否舟人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  
識此聲否即劉璠也立命以酒食祭之而謝之仁規  
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黥面後從二  
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  
人乃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  
至遂縊之于獄

### 吳景

浙西軍校吳景者丁酉歲設齋于石頭城僧院其夕  
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  
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克豫章獲一婦人殊  
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



殺之後甚以為恨今之設齋正為是也即與僧俱往  
乃見婦人在馬僧為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  
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急走上佛殿大呼曰我還汝  
命于是顛仆而卒

### 周寶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擯  
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墓  
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  
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具輜車輦樂以送  
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輜車之上眾  
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升坐于紫雲之上冉冉久之  
乃沒開棺則空矣

### 陳師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  
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未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  
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筍君  
亦宜來會可于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之道士持  
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又  
之將迴偶得一小徑甚明靜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  
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見道士衣冠華潔



延與之生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食乃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曰此后不復可得見矣

### 陳金

陳金者少為軍士隸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塚開棺見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時即有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馥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

素聞棺中硫黃為藥成仙即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共掩之而出既至營中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那得香氣金知硫黃之異旦輒汲水浸脹之至盡城平入舍僧寺偶與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當即解化之期也今止三百年矣即相與復視之棺中空惟衣裳冠履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為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少年

### 沈彬



吳興沈彬少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焚修服餌為事嘗遊郁水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表見仙女數十冉冉而下迳之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視之凡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爐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誠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死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塼壙製造甚精塼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其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于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鬚翁諦視之頗顛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山天寶洞之南門也

### 梅真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按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子姪輩奉事無所疑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來此訪一親知亦將還矣君其先往也又居于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



中以火鍊之少久即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  
為路糧君至壽春可于城東訪吾家也即與景唐分  
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即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  
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為道士者惟淮南嶽廟中  
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也自  
後竟不能復遇

### 康氏

偽吳揚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  
康氏者以營貨為業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  
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

冠據門而坐妻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聲康  
適歸欲至家而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控樽酒在焉  
伺之又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  
尋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  
以周給自是出入獲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為家寶  
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長遂為富人有李潯者為江都  
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家即平平家也其父老為李  
言如此

### 豫章人

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見一木櫃發之得金人



十二軀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載十二辰屬鐫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寶祠之因以致福時兵革未定遂為戍將劫之後不知所終

### 陳濬

江南陳濬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為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樂天也性踈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分聞二客床壞訇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人卧于壁乃銀人也黃衣人不復見矣自是豐富

###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城市經過舍南大塚塚旁恒有一黃衣兒與之較力為戲其主因歸遲將責之奴以實告往覘之信然一日挾搨而往伏于草間小奴至黃衣兒復出即起擊之應手而仆乃金兒也因持而歸家遂致殷富

### 蔡彥卿

廬州軍吏蔡彥卿為拓臯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明夜彥卿挾杖先往伏于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即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裕



云

岑氏

臨川人岑氏嘗遊山溪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既寤益知二石之異也恒結于衣帶中後至豫章有波斯國人邀而問之君有寶耶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欲以三萬為價得之岑雖寶藏而實無用得錢甚喜因以與之胡謝而去岑氏因此而贖但恨不能問其名與所用云

建州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于溪中賣薪為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百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未及山半有大樹下一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少缺故錢流出于此推而正之以石支之納衣襟得五百而歸盡率其家人復往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神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為甕缺以五百情爾正之可再得耶

徐仲寶

徐仲寶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數抱者有



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亦獲數百自爾每需錢即往掃其下凡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寶後至揚都選授舒城令暇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甚勁烈斜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蛺蝶製作精妙人莫能測後為樂平令家人復于厨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即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于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

### 邢氏

建業有庫子姓邢家貧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其

妻竊聚錢埋于地中一日忽聞有聲如虫飛自地出穿窬戶而去有觸墻壁墮地者明旦視之皆錢也其妻乃告邢使埋瘞之再視則皆亡矣邢得一自然石龜其狀如真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裝置筐中自爾稍稍充足後頗富矣

###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嘗為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為禍于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收已巨萬至今為富家云



曹真

壽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搥之可得數十而已又舒州桐城縣雙港城有迴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攫其錢以衣襟貯之風入古墓荆棘中人不入而止所得錢歸家視之與常錢無異而皆言亡八九矣

破木有肉

建康有木工破大木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者矣

登第皂莢之應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巖峻學校之盛甲于藩府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則生一莢以為常矣梁貞明中忽然生二莢有半人莫喻其意乃其年州人陳述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仁穎耻之復應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後復生全莢其年仁穎及第後數年廟為火焚其年闕自稱尊號不復貢士遂至於今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



者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惚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某張懷武也嘗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為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飢聞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武昌釁隙大構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劍上城樓雲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爾柰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于道路邪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無所召難矣遂自刎于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闡發死義之士故以盼嚮告人乎



稽神錄卷之五

稽神錄卷之六

李攻

南唐徐鉉撰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攻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為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震中外攻時宿于瀟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綽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于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綽然曰復見鬼邪曰向見一人拄杖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為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為誰久之乃肯



言曰張顛也聞者皆懼共秘之不旬月而聞顛誅孝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罷攻復謂綽然曰向坐中有客為二吏因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月絳暴疾卒道士邵脩點崔之弟皆親見之

###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矣因遊太山祈死于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所重者生君何為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處湮厄貧病

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父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生至薄名與祿位皆無分今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當以此給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乃書已豈丸方于其上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折者

###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為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



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至遍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為君隱我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柰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若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

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徑上船問有好髮鬣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鬣而去舟乃達岸廷禹又言其諸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舟登岸晚望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彩毛



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畢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鑿巫治之積久乃愈

###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疝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狀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荅曰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

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困而復卧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祠祝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 司馬正彛

司馬正彛者始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饑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為設飲食甚豐潔正彛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胭脂宜以為惠正彛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以粉胭脂託遺其婦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



止有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尋後為溧水令傳云往往有遇者不知其詳

###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于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作事少偏十餘年而卒

### 黃魯

徐三誨為撫州錄事叅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隍人年少頗白暫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來三誨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父不歸矣于是數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彈而遊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召募多人伏于草間以伺三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為婿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



為神也

張鋌

張鋌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為彭澤令始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大惡之使巫祝於神曰所謂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居人柰何使腥穢如是耶爾三日之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鷄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

郭厚

李宗為錄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發一廢井夢有人告役者曰土寇犯闕天下亂僧輩利我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為我白李公幸葬我無見棄也工者以告宗翌日親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為具衣衾棺擲設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復仆地作鬼言曰為我謝李公幽魂處此已三十年藉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祠之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廬山使者



廟潯陽令遣一吏與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青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吏為醉而隨之洎吏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帟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見之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諸人運溺者財物入庫中甚多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沙岸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露濕

酤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解後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



月既望夜店人將閉門戶忽有朱衣數人僕從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楸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園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曰此店亦在園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園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候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邏夜至店前使問何故深夜閉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江寧大火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為煨燼而王氏獨存焉

### 鮑回

鮑回者常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卧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

### 黎山廟



建州黎山廟土人云故相李迥之廟迥貶為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迥乘白馬入黎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携劍禱于黎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之曰人不當發惡願今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

吳延瑫

廣陵豆倉官吳延瑫者其弟既冠將為求婦鄰有媒

嫗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正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云物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于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父之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出頃之其女亦出姥亦謂嫗曰聞君為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為婚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嫗曰諾將聞之歸以告延瑫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



即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瑤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方少未免歡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以前定義合豈當嫌老少耶瑤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即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為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媪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媪曰吾家至富人不知爾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開視之一厨實以銀又錐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厦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

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聲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鬼為蛇所嚙也媪曰蛇豈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嘗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媪坐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媪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媪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且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媪在此固辭得還媪歸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媪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媪至葬葬于陽子縣北徐氏村中畫室往會徐氏有



女可十餘歲張氏撫之曰此女相當為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既葬復厚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處後十年廣陵妖亂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貝禧

義興人貝禧為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焚瀆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綠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攝衣出迎自通曰姓周名隆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余身為地府

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為北曹判官爾禧初甚驚懼隆徐謂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此君何辭也俄有從者持牀褥食案帷幕陳設畢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殷判官至復有一綠衣秉簡二從者捧箱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君兼同奉召即以綠衣為禧衣之就坐共飲將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興偕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十



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謂禧曰北曹缺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即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謁慶賀遂置讌讌罷醉卧至曉徧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致泉帛車馬廩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于中有典吏可十餘人參謁給使廳之南空屋數十間即曹局

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有書厨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厨簿書最為秘要管鑰恒當自掌忽輕委人也周既去禧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作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厨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黑鈎之至晚周與三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君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金鑰還授于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已禍福壽夭之事將歸昏然盡忘矣頃之官



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艾瀆村  
中入室見已卧于牀上周殷與禧各就寢俄而驚寤  
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  
禧即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 支馘

江右有支馘者餘干人世為小吏至馘獨好學為文  
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餅箕衣之衣服插  
箸為嘴使畫盤粉以卜馘家為之其時戲祝曰請卜  
支秀才何日至他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馘又嘗夢  
至地府盡閱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

籍不可記惟記其友人鄭元樞云貧賤無官年四十  
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于執政  
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馘後為金陵觀察  
判官檢校司空恒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于任年五  
十一

### 食黃精婢

臨川有士人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  
中久之糧盡饑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  
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饑而更  
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為虎而懼因念得



上樹杪乃生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歛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飄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乃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其甚香美置其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如其言常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狀即黃精也復使尋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葷有黃始葷者尤為美味有民家治食烹此葷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厨屋施瓦者下視無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兒裸身繞釜而走倏忽投于釜中頃之主人設葷工人獨不食亦不言其故至暮其食葷者皆卒

### 袁弘禦

後唐袁弘禦為雲中從事尤精筭術同府令筭庭下桐樹葉布筭良久曰若干葉衆不服命撼去二十二葉復筭曰已少欠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極



小止當一葉耳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碗弘禦量其  
廣深筭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巳時當破敬達曰  
吾謹藏之能破否即令貯大籠藉以衣絮鑲之庫中  
至期庫梁適折正壓其籠二碗俱碎嗟夫一碗之碎  
猶不能逃于定數而况人乎

稽神錄卷之六



稽神錄拾遺

南唐徐鉉撰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既而米價  
稍賤昌乃為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  
路憇亭中俄有黑雲一朵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  
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書一  
紙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人以其  
事訴之不獲送考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孚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小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濟乏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墮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為如為之則貪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則常藥草數種而已每遇之絕依方為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為之所得轉少及為南昌令復為之絕不成矣從子智修人所告遁而獲免

###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癆瘵甚且死其妹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妹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其妹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亟崇遠求于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為爾療之



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于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瘥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華陰店嫗

揚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悶會豫章郎史姓揚鄉里舊知同宿于是因教之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于天必獲夢

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着鞋詰責僮僕甚喧既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則是事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不足為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



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  
邑偽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  
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  
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嘗  
賣藥于市市中人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  
酬直又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于是吾  
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為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  
滅燭就寢劉牀前積薪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

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  
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  
火氣殆不續既寤唇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為河南  
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鱠全義曰吾有  
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  
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  
二十械繫于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為登  
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  
所之

### 張武



張武者始為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惟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鹽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止旦吞一九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為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也

十歲輕健如故

###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士子歲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謂之曰雪寒如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卧無以見憂既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鉄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見

###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買阜莢百莖于市



其莢豐大有異于常者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鋤治床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阜莢十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曉則已垂實矣即自採掇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 教坊樂人子

教坊樂人某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忽遇一道士于路謂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療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之既而復視袖中曰嘻誤矣此辟穀藥

也自此當不食然病亦瘳矣爾必欲食當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癥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一二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為憂竟逼使餌木耳遂飲啖如故矣已而自悔曰吾餌仙藥而不自知道士許我復送藥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徧歷名山尋訪道士毋不許其父許之曰使兒病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令不知所在

### 蔣舜卿

光州檢田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擒以二枚與之食因而不饑家人以為得鬼食不治將病求



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叟善鑿令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匕使服之吐出二林擒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食如常既歸他日復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 盧延貴

盧延貴者為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舟江次數日因登岸閑步不覺行遠遙望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起而來逐延貴懼而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即往就之

狀貌奇怪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我商賈也頃歲漂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于此已十餘年矣因問獨居于此得無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柰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需乎對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不速乾得數尺布為巾乃佳也又得一小刀以掘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迷失路後無復有遇之者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為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恒來市藥未嘗還直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吾欠君藥錢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西大市版木比及再來足以并酬君矣杜許之既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木捧十條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以介意轉遺親友所存三條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鉄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間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為人取去今失所在杜又嘗治舍有賣土者自言金壇縣人來

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為別遂去不復來其土堅緻有異于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為貴數年杜之居為火所焚屋壞土裂視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縈繞一白石龜大可二三寸蛇去而龜尚存至今寶藏于杜氏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為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流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



向南者人問之曰免得旗幟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  
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太署其壁某等若干人  
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為柵所安置人數  
一無少差其僧竟為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  
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是何時當安答曰儂  
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  
又附錄一則

虎鬼

清涼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窻夜坐窻外即曠野忽聞  
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自窻外過竟至屋西室內  
壁下先有一婢卧婦人即取細竹枝從壁隙中刺之  
婢忽爾腹痛開戶云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已出  
即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恠  
所謂虎鬼者也





稽神錄拾遺畢





